

現代戲劇選

下冊

胡雲翼編

中學國語補充讀本之一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現代戲劇選

下冊

編合 戴仲南 萬翔胡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付版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現代戲劇選下冊

實價五角

編者 戴仲翔
發行人 李吉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局

戴仲翔 胡南雲
李吉雲 北新書局
大華印局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平 廣州 開封 濟南 汕頭 廈門 長沙
成都 重慶 雲南 貴陽 西安 武漢 南京

北新書局

目次（下冊）

歐陽予倩：

回家以後……………一

熊佛西

王三……………四七

劉大杰

她病了……………六五

袁牧之

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八八

馬彥祥

討漁稅·····	一三九
----------	-----

谷劍塵

金寶·····	一六五
---------	-----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

登場人名：

紐約大學生 陸治平

其妻 吳自芳

其父 陸期昌

其祖母 顧氏

其岳父 吳有述

其再婚妻 劉瑪利

長工 老陳

女僕 張媽

村農 王三及其他

回家以後

村婦四五人

小孩數人

地點：

湖南鄉間

時候：

秋季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山右邊是通村外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

上放着幾個晒衣叉，竹竿上晒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有兩張板櫬。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麼？（內應）

張媽 衣裳收起來罷！

自芳 （上場）讓我來收，你去伺候老太太。

太去。她是耳朵不大聽見，回頭又說叫你不應。（顧氏在房內連叫張

媽）

張媽 唯唯！

自芳 是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

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脫了線。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為奇怪。）唔！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噲！怎麼還寫着字？（念道）『永遠的愛情，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量的愛情，產生我們偉大的事業。』（她呆了半晌，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

了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自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那個白切肉還是您來切罷。

自芳 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回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回家以後

自芳 你去罷。（治平自外面回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裏幹甚麼？

自芳 替你曬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真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中國

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麼？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煙來抽。）

自芳 咳！美國城裏做的衣裳拿到中國的

鄉下來曬。

治平 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離開回

來的；并且我回家以後，覺得一草

一木，都是非常自然。像我們這種

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

來壓迫我們，我們真是別有天地，

極其快樂。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

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

不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

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

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麼好

呢？

自芳 你怎麼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麼不知道，我方纔走過我小時

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

裏，他們後山的竹子上，還有我刻

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宛在目

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

生。

自芳 但可惜在鄉下沒人安慰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麼？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

可以作你的伴侶。如今你在美國大

學付了學位，我就夠不上了。

治平 你夠不上誰夠得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夠得上。

治平 我以為祇有一個人夠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吳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

又不會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耍會？

自芳 我又不曾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麼道理？

回家以後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的。

治平 學問是專為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緩以壯語勢）我又不曾拿花瓣

來寫情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麼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

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麼不相干的話

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

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

這樁有趣的新聞呀。我今日纔知道

「永久的愛情，纔能夠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芬，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你也不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一走，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公公還問你，你說沒有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為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油加醬的當笑話兒說。我

呢，以為你是個正直有為的青年，

以為你能夠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

片苦心；所以人家儘管說得有憑有

據，我儘管替你辯論，并且拿我的

良心來保證你決無其事。誰想我今

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

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纔知

道你跟人家結婚是真的。（村農王

三持電信數封并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

（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治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麼？何況是你心愛的人！要說對得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

問案以後

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麼樣？

治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為她實在可愛，怎麼能夠不愛呢？

治平 你又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又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治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治平 由你說去罷。

自芳 她姓甚麼？

治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瓣），這兒寫着呢！給還你吧，別讓你心痛。

治平 你不留着作憑據嗎？

自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真心愛她嗎？

治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是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愛了。……你對她也會說起過我麼？

治平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麼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治平 我並不說假話。

自芳 真假與我不相干。

治平 你恨我麼？

自芳 先問你愛她嗎？

治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

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

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愛你。

治平 你不愛我嗎？可是我越聽你的話，

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真是害怕死了。

治平 我真是愛你。

自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治平 你說的話我真不懂。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頭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

回家以後

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

我的良心毫不相干。并且多經一次

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

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自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

分纔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

纔能堅固。這纔知道那些荒唐的

人，都是在那裏求閱歷。

治平 自芳，你……太……，似乎太……。

自芳 你想說『似乎太過』是麼？我們鄉

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愛情。這不

過是熱鬧場中的一句俏皮話。我不

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

唉！你可以算了罷。……噯！只顧

說着話，就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給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裹去（取衣）。別就誤你看信要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自芳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麼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自芳進門，呆立無語，

深吸了一口氣，坐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太不該回家……，可是……。 （看信。老陳上。）

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真擔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您討了洋婆子不回來了。少奶奶可真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

都會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能拿人的肚腸子剖出來，洗好了再放進去，是真的嗎？

治平 是真的。

老陳 啊，那真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真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周家以後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真把中國的人心修好，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煙，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讓別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罷。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真的嗎？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呢。（轉）

老陳 真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

孩兒，難道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

不是笑話嗎！……（一面走一面回

頭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時候，翻

牆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

了世界回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治平 她要萬一趕了來，怎麼樣呢？……

（忽然聽見山歌之聲，一男一女唱

着上。）

兩孩子： 郎去耕田妻在家，煮好飯來煎

好茶。

朋友夫妻都一樣，他幫着我來我幫

着她。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城裏的夫妻講

衣裳。

衣裳舊了換新的，恩情越舊越久長。

（兩個小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

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擡頭瞧他們

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

凝思，張媽上。端着一個茶盤，盤

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

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

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顧氏 張媽，張媽，慢着，慢着！